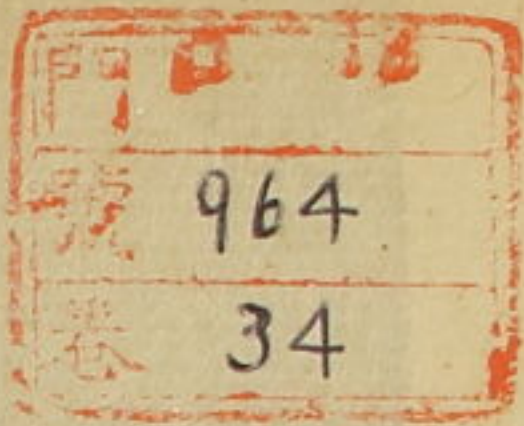


經義考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

夏小正傳

隋志一卷

存

禮記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司馬遷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鄭康成曰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正

隋書戴德撰





方慤曰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夏時稱之者以人時得其正也

金履祥曰小正者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其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敝曰收而場功峙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傅氏崧卿夏小正戴氏傳

四卷

存

崧卿自序曰崧卿少時讀禮記著孔子得夏時於杞鄭氏

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辭大抵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爲有夏氏之遺書顧欲睹其全未之得政和中閱外兄關澮藏書始得而讀之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冰雪雨旱之節草木梯莠之候羽毛鱗蠃蠕動之屬蟄興粥伏鄉遘陟降離隕鳴响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志時之有是物徃徃以見言之豈謂據人所見者辭固當爾耶關本合傳爲一卷而不著作傳人名氏按漢唐藝文志不載惟隋志有其目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疑澮所藏即此書後讀孔穎達禮記正義其疏月令注曰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也因求集賢所藏大戴禮版本參校信然漢唐志既錄戴氏禮矣此書宜不別見抑不知取戴禮



爲此書自何代始意者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遂多以  
徵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乎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  
志者亦不復考且小正夏書德所撰傳爾而隋志云然可  
謂疏矣德西漢梁人與聖俱授禮后蒼號大戴嘗爲信都  
太傅而集賢大戴禮其前乃云漢九江太守戴德撰以儒  
林傳考之爲九江太守者聖也書藏集賢蓋久率無有正  
其訛謬者使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渠復有知德  
爲信都太傅者歟由是知前代書因陋承訛流傳及今不  
可復辨者蓋多矣豈特是書也哉關本戴禮皆以夏小正  
文錯諸傳中渾渾之書雜以漢儒文辭醇駁弗類且所訛  
疑有失本指者乃倣左氏春秋列正文其前而附以傳月  
爲一篇凡十有二篇釐爲四卷名曰夏小正戴氏傳關本

簡編失倫悉以大戴禮是正兩書互有得失或字衍脫不  
同則擇其善者從之仍注其下而闕其可疑者大戴禮無  
注釋關本注釋二十三處懼與今注相糅則云舊注別之  
來者宜詳焉宣和辛丑九月

陳振孫曰漢戴德傳給事中山陰傅崧卿注此書本在大  
戴後人從大戴禮抄出別行崧卿以正文與傳相雜倣左  
氏經傳列正文其前特附以傳且爲之注

紹興府志傅崧卿字子駿山陰人擢甲科累遷考功員外  
郎爲林靈素所譖出爲蒲圻縣丞後官至給事中

按傅氏書余見宋時鈔本後題男右通直郎知泉  
州晉江縣事賴刊板孫右廸功郎前靜江府修仁  
縣尉檉校勘



張氏方夏時考異

宋志一卷

佚

吳氏觀萬夏小正辯

一卷

佚

朱氏申夏小正傳

一卷

佚

史氏季敷夏小正經傳攷

三卷

存

危素序曰素昔從翰林學士吳先生學禮得所校大戴禮先生曰猶幸此書夏小正存焉然嘗患其經傳相混而注釋未詳嗚呼古書之存者鮮矣而是書歷三代脫秦火而未至於泯滅況於日星之行氣候之節國家之政生民之業具列於此學者可不務之乎句東史君季敷甫嗜古學作夏小正經傳攷句証以山陰傅氏本及采儀禮集解同異附以釋音復取先儒解經所引小正語及事相附近可以考訂者隨事疏於傳文之下脫衍者列叙於後即其采摭之詳訓詁之密非篤於古學不能然也素以使事求史館遺書過句東得是書於君子塾孫讀之旬日乃因其請叙於篇端

張萱曰元末鄞人史季敷采儀禮集解叅究同異附以釋



音復取先儒解經所引語及事相附近者綴於傳文之下  
凡三卷

趙氏有桂夏小正集解

一卷

未見

王禕序曰夏小正世以爲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  
戴氏也鄭康成爲之注或曰盧辨注謂爲鄭氏非也潁川  
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關  
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關本而爲訛釋實多所  
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  
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爲之解於是  
爲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小正之爲夏書不可無疑者孔

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爲重  
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  
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及答顏淵以爲邦曰行夏之時而作  
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於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  
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  
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爲夏  
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可不可耶禮記月令  
漢儒皆以爲周公作而其中襍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  
漢末諸儒採呂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爲之耳  
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或曰  
呂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  
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



爲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爲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爲夏書本無左驗所記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歷術知其實在夏時其爲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歷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況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歷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著於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爲神農之書素問爲黃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黃帝否乎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黃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爲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君之爲此書則既考覈詳而論辨密卓見絕識往往而是不其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所著他書皆厄於兵而此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錄章句字畫之說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有桂詵仲其字學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爲墓志茲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序其書焉

王氏廷相夏小正集解

一卷

存

廷相自序曰夏小正者夏時之小記也繹其辭旨信爲古籍周公之時訓呂氏之月令皆其流也蓋古之聖人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驗天時授民事此其要約爾欽昊敷政實所不可闕者予讀諸家注解病其疎



謬穿鑿是以稽其義之通者傳之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博達焉月爲一篇凡十有二篇正德庚辰八月

楊氏慎夏小正解

一卷

存

慎自序曰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曷以小之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墜其徵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微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之也何獨至於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時畚揭營土功期司里皆於天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

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爾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抵宗小正而詳還觀小正規畫遠矣其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氷雪雨旱候在氣稊秀榮華候在草木蟄粥伏遯陟降離隕鳴响候在禽獸王政達焉民事法焉故曰規模遠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爲月令著之禮記此周月也儷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虛存傳習者鮮吁可異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爲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謬未訂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於上抑傳於下法當爾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其宜存而不廢哉



顧氏起經夏小正補解

一卷

未見

金氏鏡夏小正傳

一卷

未見

王氏猷定夏小正輯注

一卷

佚

繆泳曰猷定字于一南昌貢士工古文書法嘗憤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尊之爲經夏時孔子所取乃反舍而不習作夏小正輯注一卷後客死杭州遺書散佚不可

問矣

王氏應麟踐阼篇集解

一卷

存

應麟後序曰有周盛時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掌之丹書蓋前聖傳心要典也學記正義謂赤雀所邇丹書乃尙書帝命驗讖緯不經之言君子無取焉武王銘十有七章蔡邕以爲十八篇豈有闕文與大戴禮有盧辨注今列於前鄭康成所引黃太史所書攷其文之異者又采摭諸儒之說爲集解金匱陰謀載武王銘書附著於末至於虞箴飫歌見春秋內外傳夫以聖王治已養心表裏交正如此況學者可不勉與有能左右觀省朝



夕習復若衛武公日誦抑戒之詩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庶其寡過矣乎

方氏孝孺武王戒書

一卷

未見

孝孺自序曰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閒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爲人所傳誦遂爲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

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夫因爲注釋其意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雖授以龍宮之秘藏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言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家矣

明堂陰陽

漢志三十三篇

佚

明堂陰陽說

漢志五篇



佚

按以上二書久亡今惟太平御覽載有一條文曰  
明堂陰陽王者之所以應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  
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  
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立堂象營室東出  
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功王者承天統物  
亦於其方以聽國事

李氏謚明堂制度論

一篇

佚

李觀曰後魏時有李謚者愍大禮之淪亡憤先儒之異議  
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世其指以月令爲宗而采周禮  
大戴之言以參合之

孔氏穎達明堂議

一篇

存

魏氏徵明堂議

一篇

存

顏氏師古明堂議

一篇

存

馮氏宗明堂大享議

一篇



存

王氏方慶明堂告朔議

一篇

存

張氏大願明堂儀

唐志一卷

佚

姚氏璠等明堂儀注

通志三卷

佚

李氏襲明堂序

通志一卷

佚

郭氏山惲大享明堂儀注

通志二卷

佚

亾名氏明堂記紀要

通志二卷

佚

李氏觀明堂定制圖

一卷

圖佚

觀自序略曰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  
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



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壽張各信其習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迄於有唐布政之宮屢曾營繕而規爲鹵莽莫合聖制群議交鬪將誰正之伏惟國家拓境踰四溟太平已百載德義克溢禮教興行封太山祀汾陰耕藉田郊見上帝遺文逸美於是交舉聖神之衷殆將經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久矣臣身雖賤微亦願此時稍裨萬一自托不朽故敢以所見制度具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戸八牖共三十六戸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

一門門夾兩牕是爲八牕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一

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兼取諸書略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是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圖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此禮官學士之職非小臣之所能盡也

姚氏舜哲明堂訓解

一卷

佚

姚氏舜仁明堂定制圖序

佚

鄭元慶曰舜仁字令由歸安人元豐八年進士官宗正少



卿明堂定制圖序爲庫部員外郎時表進兄舜哲進訓解一卷

王氏炎明堂議

一篇

存

朱子熹明堂圖說

一卷

存

陳氏藻明堂問

一篇

存

邯鄲氏淳投壺賦

一篇

闕

一魚豢曰邯鄲淳字元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十匹

虞氏潭投壺變

七錄一卷

佚

隋書晉左光祿大夫虞潭撰

晉書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翻之孫也前後以軍功爵武昌縣侯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贈侍中諡孝烈

按投壺變文僅存於今者有云謂之投壺者取名  
修他由 數漸而轉易鑄金代焉逮之於後人事生



矣壺底去一尺其下筍以龍玄玄月中也蝦蟇隨其  
蛇之類運之以鰾鰾謂龍下燕尾也燕識候而  
有恆投而歸之矢十二極也長二尺八寸法於恆  
自數之數極也矢十二極也長二尺八寸法於恆  
柘古者投壺擊鼓為節帶劍十二臉頰二帶倚十  
八如狼並左右狼壺二十面於壺口劍驍七十八劍  
還如三百六十馬言三百六十歲功成也  
後也三百六十馬謂之近黨同得勝也  
三馬成 右見御覽其書不知何人所注文字治  
譌未能糾正

郝氏冲投壺道

七錄一卷

佚

亡名氏投壺經

隋志一卷 七錄四卷

佚

新唐書郝冲虞潭撰

上官氏儀投壺經

唐志一卷

佚

舊唐書上官儀陝州陝人幼為沙門貞觀初舉進士授弘  
文館直學士累遷秘書少監加銀青光祿大夫西臺侍郎  
為許敬宗所構下獄死子庭芝有女中宗時為昭容每侍  
帝草制詔以故追贈儀為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  
晁公武曰唐上官儀奉勅刪定 史玄道續注采周顥郝  
同梁簡文帝數家為之唐志有其目



史氏玄道續投壺經

一卷

佚

卜氏恕投壺新律

宋志一卷

佚

鍾氏唐卿投壺格

一卷

佚

劉氏敬投壺義

一篇

存

何喬新跋曰臨川吳文正公校正儀禮既因鄭氏本而詮次其篇章凡經文散見於戴禮鄭注者則表而出之爲逸經入篇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清江劉原父所補者爲傳十篇若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原父所補也予近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蓋釋禮經投壺之義也故附錄於朝事之後以脩逸經之傳焉正經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其餘缺焉崇禮君子雖追而補之可也或曰東晉補南陔諸詩居易補湯征皆見非於君子原父所補亦南陔湯征之類耳豈可取以爲訓哉予以爲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於聖人所刪補之階也冠婚諸義傳也傳出於周末漢初諸儒所作補之奚不可耶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於學官未有非



之者苟以補傳爲不違則朱子豈爲之哉

按原父投壺義椒丘何氏以附儀禮逸經之末而  
今本無之予從同里曹秋岳侍郎所抄得聞海鹽  
胡氏家藏有公是公非兩先生全集顧靳不肯借  
人其遺書近多遺失訪之不可得矣

司馬氏光投壺新格

宋志一卷

存

光自序曰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張文武弗  
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  
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  
聖人制禮以爲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歡且寓

其教焉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  
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  
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  
蓋投壺亦猶是矣未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  
畏則疎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  
焉得十失二成功盡棄戒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  
以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  
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爲  
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  
謨凡所施設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平正而已然難得  
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  
無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人廣爲之術以求之



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羸密莫不聳然  
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與一  
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慎終  
如始豈非爲國之道與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  
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懼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  
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與由  
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  
賊相勝孔子猶曰飽日終食無所用心爲之猶賢乎已況  
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  
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  
雋難得者爲右是亦投環探闔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  
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爲右偶中者爲下使  
夫用機微徠者無所措其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  
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枝長二尺有四  
寸以全壺不失者爲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  
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爲圖列之左方并  
各釋其指意焉

王氏超投壺禮格

宋志二卷

佚

朱子熹壺說

一篇



存

方氏承贊投壺圖或作張

一卷

佚

熊氏朋來投壺說

一篇

存

王氏惲投壺引

一篇

存

劉氏仁敏傾壺集

三卷

未見

高麗投壺儀

佚

高麗史睿宗十一年十二月御清燕閣命內侍良醞令池  
昌洽講禮記中庸投壺二篇謂寶文閣學士等曰投壺古  
禮也廢已久矣宋帝所賜其器極為精脩將試之卿等可  
纂定投壺儀并圖以進

亡名氏投壺考正

一卷

未見

右載葉氏菴竹堂目

何氏宗姚投壺新式

經義考

卷一百四十七

七



一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汪氏禔投壺儀節

一卷

未見

徽州府志汪禔字介夫祁門人環谷先生之後

李氏孝先投壺譜

一卷

存

楊大寬序曰古之讌士者歌以鹿鳴其說載諸詩讌賓客者樂以壺矢其說載諸禮鹿鳴周王勸士之典也壺矢一技耳而近於戲君子取之者何哉蓋在矢哨壺請以樂賓

再拜而其三辯之禮司射而奏貍首之樂勝者而致敬養之文得之不矜失之不攝和不流戲而不謔以此樂賓孰曰不可是故必心正必體直必端一審固而後中審度於此取中於彼法度寓焉疑畏則疎惰慢則失戒慎明焉左右則却過不及則謬中庸著焉法度寓則可以觀哲戒慎明則可以觀敬中庸著則可以觀節視夫博奕者幾許以相尚殘忍以相勝不亦大徑庭耶予講學友李松橋濮陽太保公兩世司徒之家也方其羈貫習六書調五絃善丹青之筆而尤涉獵於百家六藝之說其於壺矢之技得之手而應之心若斲輪者得心悟之神也凡讌賓客必舉壺以樂賓見者罔不拱揖前却而未之或先每於退攻之暇乃作壺譜以廣其義凡目百三十有二壺自一矢以至



十二矢每矢品之以題每題圖之以譜每譜著之以訣如見古人之風焉技不專技於技者也是故雅歌投壺古之名將爲之偶耳中耳古之大儒所不廢也豈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而顧輕之耶嘉靖丙辰孟夏

投壺譜拾遺

一卷

存

紀模序曰事有出於智巧之外而忘乎其爲能者郢人之運斤九方臯之相馬庖丁之解牛要皆得之心而應之手取乎內而忘乎其外知變化而不知所以變化也投壺古禮所以淑賓主聯交道爲習射之基魯人松橋李君先爲南京左都督叅軍復擢順天府治中觀藝於射會心於壺

以其妙寓於譜嘉靖甲子秋見之今君之亡才五年其譜已失求其刊本亦闕其半予爲拾其遺而重梓之凡爲圖直者三十有七橫者十卧者五倒者二二矢直壺二十橫壺六三矢直壺十橫壺二四矢直壺八五矢直壺六六矢直壺亦六七矢八矢九矢十矢十一矢十二矢各二又八

卦圖各一

周氏履靖投壺儀制

一卷

存

詹氏景鳳投壺說

一篇

存載明辨類函



周氏箕投壺譜

一卷

存

梅氏文鼎曾子天圓篇注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七終

弟子秀水項惟貞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 十一

王氏劭勘定曲禮

佚

孔穎達曰隋秘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棗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

上官氏均曲禮講義

宋志二卷

佚

閩書均字彥衡邵武人熙寧三年進士歷殿中侍御史給

經義考

卷一百四十八

一



事中以龍圖閣待制致仕

邵氏困曲禮解

一卷

佚

戴氏溪曲禮口義

宋志二卷

佚

汪氏汝懋禮學幼範

七卷

佚

戴良序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

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紫陽朱子嘗以其雜出於傳記者蒐輯爲內外篇庶幾小學之教復明於後世嚴陵汪君學朱子者也以爲曲禮一篇正其幼穉所宜行之禮但漢儒所記多不以類而從學者頗艱於用力遂取篇中凡爲人子及侍先生長者與夫飲食言動冠昏喪祭等禮類聚而編之至於總言禮之本原則又別自爲類以標諸篇首仍摘鄭氏注語及濂洛諸儒之論附見焉間有未安則足以已意合爲七卷謂之禮學幼範書成俾予題其端夫陶人之治土也必揉木以爲範冶人之治金也必搏土以爲範是故帝有帝範家有範至其爲子弟爲女婦也則又有師範女範之教焉有以見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無貴無賤必資範而後成況夫人之幼也欲以其所宜行之禮講而



習之使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可獨  
無說以爲之範哉此禮學幼範之書不可以不述也其傳  
世之遠當與朱子小學相爲終始云君名汝懋字以敬官  
至定海縣尹

劉氏永澄曲禮刪注

二卷

未見

鄧氏元錫曲禮

二卷

未見

周氏夢華曲禮注

一卷

未見

吳氏桂森曲禮注釋

一卷

未見

陳氏駢檀弓評

一卷

未見

徐氏人傑檀弓傳

一卷

佚

謝氏枋得檀弓章句

一卷



存

陳氏普 檀弓辨

一篇

存

楊氏慎 檀弓叢訓 一名附注

二卷

存

張舍序略曰楊子用修居滇手宋壘山謝氏點勘檀弓以爲叢訓其中如曾子之易簣子思之不喪出母季札之葬子皆釐正之楊子之說於是乎有補於道矣

慎自序曰檀弓可孤行每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於人之心也經猶招也訓猶射也一人射招或中或否未若衆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奧或以三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孔穎達之明備或即經之一言而衍爲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賀陸黃吳補緝臚列亦各殫述者之心陳騏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茲訓也於諸家櫛其英華於二家昭其甄藻不亦可乎

徐氏應曾 檀弓標義

二卷

未見

鄭氏圭 檀弓注

二卷

未見



顧氏起經檀弓別疏

一卷

未見

林氏兆珂檀弓述注

二卷

未見

陳氏與郊檀弓輯注

二卷

存

與郊輯注合考功記注序曰近世謝東山氏合編檀孟頗爲學者所宗昔韓愈氏謂讀孟氏書而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則安得以文章槩之哉

且當代五經之士疇不讀孟氏書尊之至與孔子並也而以儷檀弓過矣其與檀弓並者宜莫如考工記二書鄭氏注之注未晰者孔氏賈氏疏之間有奇辭奧旨疏所未竟者諸老師大儒互發焉而不佞復踵謝枋得氏各章句之而二書始豁焉無可疑則儷之不亦宜乎於是乃采掇傳註著於篇俾初學者觀焉韓氏又謂孔子從周爲文章之盛也然則讀是書者恍然習議論窺制作於成周嗚呼盛哉

徐氏昭慶檀弓記通

二卷

未見

江氏旭奇檀弓詮釋



一卷

未見

張氏習孔檀弓問

四卷

存

耿章光序曰黃嶽張先生以學行負重望登甲第秉文衡讀禮歸林壑二十年惟以纂述爲事暇出所輯檀弓問示予揆文審義句酌字斟上自注疏以逮諸家之說增修其未備進退其未安學者得是而玩之治檀弓即可以治全經即可以治諸經先生於易有辨志一書於諸子有近思錄傳尤閎博淵邃予家以禮爲專經故先序此將由此而進觀先生之全書焉

杜濬序曰文中子心醉六經豈第以其理之精極道之純正效之博大而已哉蓋亦并其文而好之是以有醇醪之喻也禮記之有檀弓猶醇醪之最旨者乎其言不離乎禮而味在禮外若譏若評似可以否意淵如也行文簡鍊宕折古趣盎然雖左氏不能及無論其他矣新安黃嶽張先生篤好之蓋亦不啻心醉嘗語余大學中庸之理檀弓之文爲禮記中二絕又見陳注舊說於理時有所未安於是討論釐正析疑補闕然後文從理順粲然明備矣余家世受禮見近世業是經者惟節取場屋命題者鉤纂肄習之於檀弓及喪禮諸篇未嘗寓目思一矯其失端肆力於舉業家之所割棄者具訓一書不謂黃嶽先生之導我先路也



劉氏做小功不稅解

一篇

存

君臨臣喪辨

一篇

存

阮氏逸三制井田圖

通志一卷

佚

余氏

希文

王制井田圖

宋志一卷

佚

朱子

熹井田類說

一篇

存

邵氏困王制解

一卷

佚

陳氏堦王制章句

一卷

未見

李氏

黼王制考

一卷

未見

陳氏際泰王制說



一卷

存

錢氏敷王制說

一卷

存

沈皞日曰其大皆謂漢文時博士雜取虞夏舊文并集秦漢之事總四代而為說不獨存周人一代之經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八終

弟子秀水項維聰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 十二

漢月令記

佚

鄭康成曰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 又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

孔穎達曰賈逵馬融之徒皆曰月令周公所作

按蔡邕明堂論引之文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



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發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蓋逸禮文

景氏鸞月令章句

佚

後漢書景鸞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作

述五十餘萬言

高氏誘明堂月令

四卷

存

王應麟曰劉向別錄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唐會要引禮記明堂陰陽錄牛弘亦引明堂陰陽錄今禮已月令於別錄中屬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

按高誘注禮隋唐宋經籍藝文志俱不載近代藏書家目錄亦無惟藝文類聚曾引之月令四卷題曰明堂月令乙亥二月忽獲之吳興書賈舟中乃舊本讀之其字句與今本月令頗有不同如季春行冬令及孟夏行秋令前均有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十字季夏行春令前有行之是令是月甘雨至三旬二日十三字季秋行冬令前有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十字仲秋行春令前有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九字季冬行秋令前有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一十二字注行之是令行之是令也甘雨至三旬十日一雨三旬三雨也二日



者陰晦朔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  
得二日爾故曰三旬二日終一歲十二月終也  
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二十日爲二旬後一旬在  
月故曰三旬二日也較之呂覽其文正同蓋好事  
者以誘所注呂覽鈔出成書

蔡氏邕司今章句

隋志十二卷

佚

邕自述曰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  
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立者皆用其意  
傳非其本旨光和元年予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危險凜  
凜死亡無日過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

頗得事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竊誠思之書有陰  
陽升降天文歷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爲本敦辭託說審求  
歷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  
死成之旁貫五注參互群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歷  
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  
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  
所以探賾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爲  
可覽則予死而不朽也

梁月令圖

七錄一卷

佚

唐明皇御刊定禮記月令

經義考

卷一百四十九

三



唐志一卷

存 李林甫等注未見

李林甫等上表曰臣聞昔在唐堯則歷象日月敬授人時降及虞舜則璿樞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則別爲時訓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呂氏纂習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恒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沴事資革弊允屬宜更昭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教是以有皇極之敷言親降聖謨重有刪定乃依构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倫蓋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宣城大司馬齊光又河南府倉曹叅軍陸善經修撰官家令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晏待制官安定郡別駕梁令瓚等爲之注解臣等虔奉綸音極思何有愧無演暢之能謬承載筆之寄義深罕測學淺無能莫副天心空塵聖意謹上

新唐書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又陸善經修撰官史元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自第五易爲第一

冊府元龜包佶爲秘書監貞元七年上言開元中刪定禮記月令改爲時令其音及疏并開元有相涉者未刊正請選通儒詳定從之會佶卒其事不行



長編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己未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伏以禮記舊月令一篇後漢司農鄭康成盧馬之徒本而爲注又作周官及儀禮注並列學官故三禮俱以鄭爲主而月令一篇卷第五篇第六漢魏而下傳授不絕唐陸德明撰釋文孔穎達撰正義篇卷第次皆仍舊貫洎唐李林甫作相乃抉擿微瑕竅棄先典明皇因附益時事改易舊文謂之御刪定月令林甫等爲之注解仍升其篇卷冠於禮記誠非古也當今大興儒業博考前經宜復舊規式昭先訓臣謹繕寫鄭注月令一本伏望付國子監雕印頒行詔禮儀院與兩制詳定以聞既而翰林學士晁迥等言若廢林甫之新文用康成之舊注則國家四時之祭祀並須更改詳究事理故難輕議伏請依舊用李林甫所注月令從之景祐二年春正月乙巳直集賢院賈昌朝請以鄭司農所注月令復入禮記第五其李林甫所注自爲唐月令別行從之仍詔唐月令以備四孟月宣讀

宋三朝國史藝文志初禮記月令篇第五即鄭注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爲首篇集賢院別爲之注厥後學者傳之而釋文義疏皆本鄭注遂有別注小疏者詞頗卑鄙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詔兩制三館祕閣集議史館修撰韓丕張佖胡旦條陳唐本之失請如至奏餘皆請且如舊以便宣讀時令大中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言其事群論復以改作爲難遂罷晁公武曰唐明皇刪定李林甫等注序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於是重有刪定俾林



甫同陳希烈等八人爲之解國朝景祐初改從舊文由是別行

葉夢得曰監本禮記月令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本下兩制館職議胡旦等皆以爲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注也

羅泌曰唐刻五經禮記以月令冠篇曲禮次之月令之篇則於每月分節與中氣而異言之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中星見殊乃今雩祀愆期水星作沴事資革弊於是定以杓建準攝提而刪之命集賢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爲之注

按諸經垂世禮記間雜秦漢之文然一入小戴記中群儒恪守其說雖以天子之尊大會講殿議有異同文無更易迨唐明皇始命李林甫等刊定月令亂其篇次增益其文沿及宋元說經者逞其私智移易尚書離析大學筆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皆唐之君臣爲之作俑也當不韋作呂覽時懸之國門人莫敢增損一字豈意數百年後突有弄麀杖杜不識字之李哥奴逢君之惡肆行改竄幾無完文亦可謂無忌憚之尤者已今其改本唐開成中石經具存

又按林甫改本其叙節氣云正月之節日在虛昏



昂中曉壁中斗建寅位之初立春之日東風解凍  
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正月中氣日在  
危昏畢中曉尾中斗建寅位之中雨水之日獺祭  
魚後五日鴻雁來後五日艸木萌動二月之節日  
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驚蟄之  
日桃始華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為鳩二月  
中氣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  
春分之日玄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  
三月之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  
初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為鴽後五日  
虹始見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斗建  
辰位之中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  
後五日戴勝降于桑四月之節日在卯昏翼中曉  
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立夏之日蜩蟬鳴後五日  
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四月中氣日在畢昏軫中  
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  
日靡艸死後五日小暑至五月之節日在畢昏角  
中曉奎中斗建午位之初芒種之日螳螂生後五  
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五月中氣日在東井  
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夏至之日鹿角  
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六月之節日在  
東井昏氏中曉東壁中斗建未位之初小暑之日  
溫風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六月  
中氣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中大暑



之日腐艸爲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  
行七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斗建申位之  
初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  
鳴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斗建申位之  
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  
禾乃登八月之節日在翼昏南斗中曉畢中斗建  
酉位之初白露之日鴻雁來後五日玄鳥歸後五  
日群鳥養羞八月中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  
中斗建酉位之中秋分之日雷乃收聲後五日蟄  
蟲坏戶後五日水始涸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牛  
中曉東井中斗建戌位之初寒露之日鴻雁來賓  
後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後五日菊有黃花九月中

氣日在氏昏須女中曉柳中斗建戌位之中

之日豺乃祭獸後五日艸木黃落後五日蟄

俯十月之節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斗建亥位之  
初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雞  
入大水爲蜃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斗  
建亥位之中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  
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十一月之節日  
在箕昏營室中曉軫中斗建子位之初大雪之日  
鶡鴒不鳴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十一月  
中氣日在南斗昏東壁中曉角中斗建子位之中  
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  
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昏奎中曉亢中斗建丑位



之初小寒之日鴈北鄉後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野雞始雊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昏婁中曉氏中斗建丑位之中大寒之日雞始乳後五日鷺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林甫譏呂氏纂集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恆檢無適變通乃更定節候顧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爲一候閉塞而成冬爲一候此則弄輦杖杜之故智矣

又按唐王冰注素問所引月令節氣桃始華作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半夏生下有木槿榮鴻雁來上有盲風至蟄蟲坏戶上有景天華鷦鷯不鳴上有冰益壯地始坼荔挺出上有芸始生攷冰於寶應初官太僕令當日宜奉明皇刊定月令而所述又異不可解也

李氏林甫月令并時訓詩

通志一卷

佚

王氏涯月令圖

通志一卷

佚

杜氏仲連月令詩

通志一卷

佚

亡名氏月令纂要



未見

復月令奏議

通志一卷

佚

范氏浚月令論

一篇

存載香溪集

劉氏先之月令圖

宋志一卷

佚

張氏虞月令解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浙江通志張虞字子宓慈谿人慶元二年進士端平元年爲國子司業兼侍講謂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爲月令解十二卷以進陞國子祭酒工部侍郎卒諡文靖

張萱曰宋端平間祭酒慈谿張虞入侍緝熙講幄解釋其義以孟仲季析爲寒暑之期於朔望弦占作旦昏之候以十二月分十二卷按月而彙釋之凡一月之中陰陽消長星辰出入氣數遷改景物移易園林艸木鳥獸蟲魚田舍耕耘婦子蠶桑歷歷備載

按連江陳氏書目有之凡十二篇

黃氏諫月令通纂



四卷

存

諫自序曰曩家食時見方藥之良者輒錄之第修爲必以時或先後則弗驗亦奇矣哉因竊嘆天下之事未或外時以成也時之義亦大矣哉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必曰行夏之時取其時之正與令之善想古當時每月有政令以行其事不特建爲正朔觀夏小正與月令可見誠以天時先後民事早晚風俗淳漓鳥獸艸木之凋榮不可無書以曉示之朝廷每歲頒朔授歷正以爲王政之大天時人事所關也諫讀書之暇好爲圃而栽植先後失時多不茂有以農桑撮要遺余者而用之驗甚多自是宦遊京師所居旁必開園雖農夫野老之賤必與談此去歲倪學士克

讓使自湖湘回以周索月覽見示懼其雜而弗純乃刪其涉於誕者與撮要輯爲一書仍附昔所錄方藥依時修爲者附內以便觀覽又於逐月所載取禮記月令冠其首取堯命羲和之辭冠四時先使知先王所重如此夫雞知將旦鶴知夜半燕忌戍巳虎知衝破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將雨而魚噞將風而鵲下無知而能知如此況人乎若知來而不知往知往而不知來此乾鵲猩猩之室於所稟人則宜無不知也

盧氏翰月令通考

十六卷

存

秦鳴雷序曰嘗觀周禮一書上自日月星辰之運下至昆



蟲艸木之變大而體國經野之規細而農圃工虞之務莫不申令以垂畫一蓋詳哉乎其言之矣月令載於呂覽大都紀候之書不過周官中之一事耳然千餘年來民咸用之誠不以人廢言矣而穎有盧君者嫌其局而未通眇聞而不廣於是不憚旁搜博採凡稗官野史博物雜記苟一言一事足前民用者靡不攬摭而兼蓄之附於各月之下曰天道曰治法曰地利曰民用曰攝生曰涓吉曰占候曰跡往曰攷言曰擴聞臚列星布燦然具備經以十二辰緯以十事用配干支自謂獲免掛一漏萬之誚命之曰月令通攷其用心良厘矣余不佞曩典秩宗時其於時令之說亦嘗究心然徒得其槩耳未有該括靡遺條分縷析若斯之備且晰者以之嘉惠人人所謂警瞶之鈴導南之車非

耶

翰自序曰病中無寄意者命僕抽書得家塾事親謂其事義欠切欲緝而廣之屢困於病而未逮也間見十二月占候及十二月雜事因思農桑撮要亦列歲務惜皆各據一事而未廣焉爰是主之以月令博之以群書以十二月應十二地支以爲經又各隸以十類以應天之十干而爲緯彙附區別順天時以授人事則氣運可得而察功業可因而興物情可藉而悉庶無掛一漏萬之嘆噫支經千緯而地天之泰寓矣一經一緯而天地之文備矣名之曰月令通攷

陳氏經邦月令纂要

一卷



未見

馮氏應京月令廣義

卷

存

黃虞稷曰應京字可大盱眙人萬歷壬辰進士湖廣按察僉事學者稱慕岡先生

按馮公講學參研於主靜窮理之間乃所輯月令廣義冗襍不倫至采及帝釋天神誕日是豈儒者之言乎

李氏巨川月令采奇

佚

李光縉曰邑博士巨川李生所輯也本月令紀候之意博

采羣書彙而集之歲分季季有總序季分月月有月令月分日日有雜紀而又有五行生旺論調攝占候諸說各附於月日之末凡有奇事可前民用者靡不摭載

黃氏道周月令明義

四卷

存

黃虞稷曰崇禎十一年先生官少詹事協理府事進月令明義坊記表記緇衣儒行集解於朝

鄭開極曰石齋先生月令明義以二十四氣歸於中五洛書以九律呂以八歲閏以成曆象以定故有氣候生合之圖禮樂之作本於五行行政施令本於易象中星既定四方爲則故有中星卦體之圖王道首重農事致治在乎得



人得失在乎法古凡古今之建言行事合於月令者悉附焉

錢氏勅月令說

一卷

存

按錢氏之說謂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制呂氏從而錄之秦有天下不聞有事於明堂蓋非不韋所撰而蔡邕王肅張華皆言是周公作必有所據呂氏錄明堂陰陽記舊文於首以爲綱附以八覽六論爲目中間雜入秦官無足怪也且言太尉爲秦官者據漢百官表之文也然晉語公使祁奚爲元尉韋昭注云中軍尉也鐸過寇爲興尉韋昭注云上軍尉也管子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又曰筦籥藏於里尉則尉之稱不自秦始亦周官之名矣其辯俱詳核

熊氏過讀曾子問文王世子

各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九終

弟子嘉善顧秉鈞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 十三

方氏 田明堂位辨

一篇

存

張氏 九成少儀論

一卷

存

呂氏 祖謙少儀外傳

二卷



未見

弟祖儉跋曰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所自次輯者也首命其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終則定以是名焉某嘗侍坐與聞所以爲此編之意蓋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泊乎思慮輕自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往行所當知而易見者登之於冊使之不待考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間其於未易遽知而非可卒見者則皆略而不載苟讀是編而無所厭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則先兄之本心庶乎其不泯矣

陳振孫曰呂祖謙撰雜取經傳嘉言善行切於立身應世者皆小學切問之事也而大要以謹厚爲本

戴氏溪學記口義

宋志三卷

佚

劉氏敞祭法小傳

一卷

存

楊氏簡孔子閒居解

宋志一卷

存

趙彥幘後序曰曾定遠既刊先生已易又刊所解孔子閒居閒居真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棄日用平常而起乎異說吾不知之矣



曾熒後序曰知承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解熒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開示後學因鈐木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惟雜出傳記者雖戴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惟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閒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誨解之得非所謂五至三無皆斯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與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內心者可以自省矣

黃氏道周坊記集傳

二卷

存

道周自序曰臣聞之記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

所自來也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棄之者必有亂患亂患之坊莫大於春秋聖人本春以立禮本王以立刑本天以立命命以坊欲刑以坊淫禮以坊德三坊立而亂患息亂患息而後禮樂可舉也易之立坊始於天地以天地而正父子以父子而正君臣以君臣而正夫婦詩始於夫婦春秋始於兄弟三始雖殊其以坊德坊淫坊欲則一也左氏以春秋之亂魯始於羽父終於三桓晉始於曲沃終於六卿故於鄭伯克段之章首明其義以爲寵祿不過都城有制爲立坊之要領因而推於桓莊文宣之閒外釁所從入內慝所從出歸重於別嫌明微爲立坊之要歸坊記因之以端源於禮制障流於淫欲先之以敬讓衷之以孝弟終始於富而不驕貴而



不淫以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由正雖其所稱引不過楚喪晉亂吳子三事而於以定君臣辨內外正妃耦春秋千七百餘事其大旨盡於此矣蓋當時夫子既作春秋諸子莫贊一辭退而窺其意義不過以扶綱出條明堯舜之道闡文武之憲其大者在於喪葬昏娶其細者至於車服飲食登降揖讓皆示之以節受之以制是天地所以生成萬物之義也春秋以生成萬物爲天地之大禮禮失而流於刑刑窮而反於命故先別其條貫以坊之而春秋之義例亦從是以起宋淳化至道閒嘗以坊表二記頒賜廷臣今禮學備在學官而習者相沿爲曲臺遺言無復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出者故復畧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後有以究其指歸焉

表記集傳

二卷

存

道周自序曰臣觀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以別陰陽視其晷景長短以御高深遠近揆昏旦之中以占星物敬授人時皆於表焉取之表正則景正表邪則景邪體存於表而用在於制天地日月吐其光景以顯道相示羸絀一寸則差數千里故表之爲政猶君之有身天之有極不可不審也子曰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君子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度其長短大小近取之一身遠取之百世不責報於天下而天下之子孫黎民陰受其利若暑極之利用寒寒極之利用暑也表記四



十三章皆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其大旨以天地日月辨君臣之位式尊親之序持之以敬量之以恕使人邇不敢褻遠不敢怨幽以告於鬼神明以告於朋友庶民小子而禮樂文質皆備於是矣春秋之義不盡於表記而表記之義盡於春秋其立仁制義體敬量恕不敢褻鬼神以受顯示於天地日月則其意一也坊記主於禮讓歸別於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於閨門猶易之有下經表記主於仁義歸餘於卜筮以明文質之原達於天德猶易之有上經凡聖門所記夫子之言論自齊書二十篇而外未有明著於此者也坊記舊分三十四章今約從三十表記四十三章今約從三十有六合六十六章以發明春秋大義蓋其當時親見行事筆之於書則其前後相印彼此互發亦其道貫則然臣非敢有所傳會牽合也

黃氏道周緇衣集傳

二卷

存

道周後序曰臣觀緇衣一書二十三章皆本仲尼之言雜引詩書以明之凡十五引書二十三引詩其稱易者一而已歸於恆德言好賢惡惡之貴有恆德也好賢不堅惡惡不著則爲上難事爲下難知上無定心下無固志而爵賞刑威皆不可用矣仲尼思見聖人而歸於有恆詩言民之秉彜本於厥有恆性蓋人性本善理義悅心見賢者而好之見不肖而惡之雖寇盜姦宄其性一也惟在堂陛之間人人飾貌則衡鑒難明入於紛華之域事事蕩心則愛憎



易變以易變之愛憎投難明之衡鑒故上聽不清下言愈亂而緇衣蒼伯之詩顛倒互誦也是傳略采經史關於好惡刑賞治道之大者凡二百餘條以繫於篇其於經濟庶務條目之間雖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惡綱領之原以至於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之故亦略云備矣以其依經起義別於訓詁故謂之傳以其分衍仲尼之意不復解經故略於所引詩書以其統明好惡用舍之原故於中邊異効官府殊曹條目分布之間有未能詳也

錢氏黼緇衣說

一篇

存

王氏普深衣制度

宋志一卷

佚

閩書普字伯照宣和元年釋褐官至侍郎

朱子熹深衣制度

一卷

存

馮氏公亮深衣考正

一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鄭氏起深衣書

佚



文氏天祥深衣吉凶通服說

一卷

存

舒氏岳祥深衣圖說

一卷

佚

謝鐸曰舒岳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寶祐進士終承直郎學者稱為閬風先生

金氏履祥深衣小傳 外傳

一卷

存

許氏判古深衣訂

一卷

佚

車氏堦深衣疑義

一卷

存

王氏幼孫深衣圖辨

一卷

佚

陳氏櫟深衣說

一卷

未見

曹涇跋曰徽士自淳祐壬子歲魏公靜齋克愚來爲守始



知服深衣蓋由特製賜紫陽生涇在列焉靜齋之先君子  
鶴山先生精於經是必合法自是同儕轉相倣慕人具一  
通學校期集用准襴褕以爲簡便然習而不察一仰成於  
縫人行之且五十年而予亦六十七歲耄矣猶夫人也陳  
君壽翁以舊說見教訓故叙次若出於其自爲言而未嘗  
不本之先儒要其歸於經意卒無背也其爲說字字研審  
其大節目則曲裾圓袂之辨衣裳幅數連屬之當令人一  
見渙然至於以兩句十四字爲續衽鉤邊之訓酷似孟子  
說詩例比呂氏尤爲峻潔而鄭氏之云亦可因是推之以  
還本旨然微壽翁鄭意晦矣嗚呼茲古大人格物之學也  
人人於讀書遇事平心而玩觸類而長如此亦何經之不  
可窮何理之不可通而何事之不可處哉

劉氏莊孫深衣考

一卷

佚

程氏時登深衣翼

一卷

未見

時登自序曰深衣成書司馬氏最先出王氏祖司馬時有  
異同而皆不能不爲唐孔氏所惑子朱子蓋嘗病之是以  
晚歲所服有與家禮異如續衽鉤邊之類者惜家禮爲初  
年本既失而不及訂定也信齋楊氏既以所聞於節齋蔡  
氏者附注於家禮之後矣然先生於諸法之所去取折衷  
不但此一條也時登因不自揆以傳爲綱注之足以發傳



者列於傳之左疏之足以釋注者附於注之下叅次諸家而斷之朱子名曰補疏而附冠巾屨之屬總而名之曰深衣翼其質之經傳而無所見求之他書而不知其左驗者間以愚意妄述其說以俟來者正焉本篇自司馬氏王氏外有曹易者頗取朱子之書以詆其說然其因先生說而正之者既不明言其所自若自以爲得有先生所引而未發又不能叅合考訂以求其義復不自知其所失且重複不瑩視兩家若詳而實略若醇而實疵也黃氏說本朱子楊氏早學於朱子晚受橐於黃故附注特詳焉嗚呼自秦滅六籍古制蕩然漢興無能改於其舊猶賴專門諸儒收拾餘燼窺見一二然其所尚者訓詁或背於經所及者制度未悉於理自河間獻王之禮逸無復全經子朱子雖嘗

以爲已任然自家鄉邦國王朝之後不及而授之勉齋勉齋未及竟祭未及修而又以屬之信齋於是不惟家禮非先生已定之說而儀禮亦爲師門未及之書矣嗚呼天不欲此禮之秩乎何其失之易而成之難晦之久而明之不大也則夫先王之法服其僅存而未泯如此衣先王之遺文其足徵而能言如此書學者宜知所從事矣時登不敏誠願與同心共勉焉使服是服者因訓詁而有得於經因制度而有得於理謹分崇愛敬修身以齊其家亦豈非先生之望乎乃僭識其意如此

汪氏汝懋深衣圖考

三卷

佚



戴良序曰深衣者何古所以名衣也曷爲以深名以其爲制之深微故取以名也取其圜直以象天方曲以象地崇之爲三才而卑之爲三極也然則烏乎服有虞氏深衣以養老諸侯大夫士夕深衣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禮所以辨貴賤決嫌疑何獨於深衣焉一之蓋是衣也可以用之文可以用之武可以用之於擯相可以用之於軍旅而又可以常服也後世不達乎天子不用於常服此制之所以久失也制既久失則圖考一書雖欲不作烏得而不作或曰記有深衣篇而諸儒論之辨矣何有於圖考圖考之折衷於諸儒其大節有四謂續衽爲連續旁縫鈎邊爲左右交鈎則以蔡氏之說爲當守而楊氏方氏以襟爲衽司馬氏以裾爲衽呂氏陳氏衣裳各方

說皆非也謂方領

當循頭而下方折以抱胸則以鄭注孔疏爲可從而司馬氏別施一衿映所交頸別爲一物折之領上與夫交領直領之議皆非也謂辟二寸爲總言帶辟之廣再繚四寸爲總言帶之結紐則以陸氏之意爲可推而注疏家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之言皆非也嗚呼此圖考之不可以不作也或曰朱子作家禮亦有圖說可徵矣然則彼皆非與朱子之家禮本司馬氏之家儀司馬氏於前四者之失已不暇詳考而精求是宜家禮之難徵也圖考烏乎祖祖之經也祖之經則諸儒紛紛之議可得而折衷矣古語云諸儒異同稽諸聖衆說混淆折諸經圖考有焉圖考孰作睦汪君也汪其姓汝懋其名也序之者誰越人良也



牟氏楷深衣刊誤

一卷

佚

朱右序曰惟昔遠古之初天造草昧肇有民人穴處而裸居間者衣鳥獸之皮以自蔽上衣下裳之制未聞也軒轅氏作取諸乾坤制衣裳以示象公侯有數等威以明虞夏因之人文自是彬彬矣自成康歿而王澤熄上亂下僭人偽滋起古制不存吾其左衽孔子幾於不免況後世乎嬴劉迭興四代禮樂旋復廢壞曲臺講禮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注且譌謬若此安在其能存什一於千百也耶嗚呼惜哉同郡牟君仲裴以文獻之裔習聞斯禮講貫精密者為深衣刊誤且欲與逢掖之士共之其間尺寸裳幅之誤指尺裁制之謬一皆刊正無遺至於名義之弘著圖之精短長廣狹規矩繩衡之度如視諸掌殆有擴涑水紫陽二先生之所未發而足為後世法程牟君之篤志於古也亦勤矣好事者將鋟梓以廣其傳端無媿也古道其復興乎似此而往必合訂正者尚多有焉何日得與君圖之

朱氏右深衣考

一卷

存

黃氏潤玉攷定深衣古制

一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禮記深衣制十有二幅鄭氏誤注為裳



而玉藻長中繼掩尺注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

岳氏正深衣纂疏

一卷

未見

楊氏廉深衣纂要

一卷

未見

左氏贊深衣考正

一卷

未見

何喬新志墓曰公諱贊字時翊世家旰之南城天順丁丑進士擢吏部稽勳司主事歷員外郎中遷浙江布政司右

叅政陞廣東右布政使未赴以老謝事所著有深衣考正

一卷傳於世

潘氏葵深衣說

一卷

未見

鄭氏瓘深衣圖說

一卷

未見

夏氏時正深衣考

十卷

未見

王氏廷相深衣圖論



一卷

存

廷相自序曰古者深衣天子養老於學則服之大夫夕視朝則服之庶人吉則服之通於上下衣之便者也近世司馬溫公好古製此爲燕居服因漢鄭康成之說爲裁衣法文公家禮圖注雖稍有更定大要亦不出此故今世之爲說者有三短袷無衽曲裾袷裳如家禮本圖一也長袷有衽無裾袷裳如瓊臺丘氏新擬圖二也長袷六衽無裾無裳通幅如袍如四明王氏古製圖三也家禮鄭注誤之也丘氏得矣而袷裳之義未盡也黃氏多衽無要戾經文矣朱子晚歲所服深衣去舊說曲裾之制而不用是先生亦有疑矣然豈特曲裾然哉予曩久逆於心邇者寓子雲書

院取所藏諸禮書疏讀之質諸本經昭以事宜參之旁通證之散見本之法象要之大體益知今之圖制論說真有大不然者乃敢會萃衆論而折衷之以古朝祭喪服皆有衽也故論續衽鉤邊以衣連裳不殊製上下當有定分也故論要縫半下以裳割裂無所取義而橫斜累綴非善服也故論裳削幅以制飾完具冠履相稱而後可以成服也故作統論雖於諸儒之說不盡符合或於古人制服之宜不至相遠乃並圖其制象附之於末俾學者有所考焉正德己卯十二月

夏氏言深衣考

一卷

未見



侯氏 一元深衣辨

一篇

存 載二谷集

陳子龍曰一元字應乾一云字舜舉樂清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河南布政使

楊氏 暹深衣考正

一卷

佚

台州府志暹黃巖人

吳氏 纈深衣圖說

一卷

未見

休寧名族志顯字一愚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終

弟子

歐偕鼎覆校



